

## 《論語》

### 學而第一

子曰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」

有子曰：「其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鮮矣。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？」

子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

曾子曰：「吾日三省吾身：為人謀，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，而不信乎？傳，不習乎？」

子曰：「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」

子曰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眾，而親仁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

子夏曰：「賢賢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，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。主忠信，無友不如己者，過則勿憚改。」

曾子曰：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」

子禽問於子貢曰：「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，求之與？抑與之與？」

子貢曰：「夫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！」

子曰：「父在觀其志，父沒觀其行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」

有子曰：「禮之用，和為貴；先王之道，斯為美，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。」

有子曰：「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；恭近於禮，遠恥辱也。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：可謂好學也已。」

子貢曰：「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可也。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」子貢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』其斯之謂與？」子曰：「賜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！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」

子曰：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」

## 為政第二

子曰：「為政以德。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眾星共之。」

子曰：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」

子曰：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

子曰：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；三十而立；四十而不惑；五十而知天命；六十而耳順；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」

孟懿子問孝。子曰：「無違。」樊遲御，子告之曰：「孟孫問孝於我，我對曰『無違』。」樊遲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」

孟武伯問孝。子曰：「父母唯其疾之憂。」

子游問孝。子曰：「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。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。不敬，何以別乎？」

子夏問孝。子曰：「色難。有事，弟子服其勞，有酒食，先生饌，曾是以為孝乎？」

子曰：「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，回也，不愚！」

子曰：「視其所以，觀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廋哉！人焉廋哉！」

子曰：「溫故而知新，可以為師矣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不器。」

子貢問君子。子曰：「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」

子曰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

子曰：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。」

子曰：「由，誨女知之乎！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」

子張學干祿。子曰：「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，則寡尤；多見闕殆，慎行其餘，則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矣！」

哀公問曰：「何為則民服？」孔子對曰：「舉直錯諸枉，則民服。舉枉錯諸直，則民不服。」

季康子問：「使民敬忠以勸，如之何？」子曰：「臨之以莊，則敬。孝慈，則忠。舉善而教不能，則勸。」

或謂孔子曰：「子奚不為政？」子曰：「《書》云孝乎！『惟孝友于兄弟。』施於有政，是亦為政，奚其為為政？」

子曰：「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車無輓，小車無軌，其何以行之哉？」

子張問：「十世可知也？」子曰：「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」

子曰：「非其鬼而祭之，諂也。見義不為，無勇也。」

### 八佾第三

孔子謂季氏：「八佾舞於庭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」

三家者以雍徹。子曰：「『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。』奚取於三家之堂！」

子曰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」

林放問禮之本。子曰：「大哉問！禮，與其奢也，寧儉。喪，與其易也，寧戚。」

子曰：「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」

季氏旅於泰山。子謂冉有曰：「女弗能救與？」對曰：「不能。」子曰：「嗚呼！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？」

子曰：「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！揖讓而升，下而飲，其爭也君子。」

子夏問曰：「『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為絢兮』，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繪事後素。」曰：「禮後乎？」子曰：「起予者商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」

子曰：「夏禮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。殷禮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文獻不足故也。足，則吾能徵之矣。」

子曰：「禘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觀之矣。」

或問「禘」之說。子曰：「不知也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，其如示諸斯乎？」指其掌。

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「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。」

王孫賈問曰：「『與其媚於奧，寧媚於竈。』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不然。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」

子曰：「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從周。」

子入大廟，每事問。或曰：「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？入大廟，每事問。」

子聞之曰：「是禮也！」

子曰：「射不主皮，為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」

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。子曰：「賜也！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」

子曰：「事君盡禮，人以為諂也。」

定公問：「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」孔子對曰：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」

子曰：「關雎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」

哀公問社於宰我。宰我對曰：「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曰：『使民戰栗。』」子聞之，曰：「成事不說，遂事不諫，既往不咎。」

子曰：「管仲之器小哉！」或曰：「管仲儉乎？」曰：「管氏有三歸，官事不攝，焉得儉？」「然則管仲知禮乎？」曰：「邦君樹塞門，管氏亦樹塞門。邦君為兩君之好，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禮，孰不知禮？」

子語魯大師樂，曰：「樂其可知也。始作，翕如也；從之，純如也，皦如也，繹如也。以成。」

儀封人請見，曰：「君子之至於斯也，吾未嘗不得見也。」從者見之。出曰：「二三子，何患於喪乎？天下之無道也久矣，天將以夫子為木鐸。」

子謂韶：「盡美矣，又盡善也。」謂武：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」

子曰：「居上不寬，為禮不敬，臨喪不哀，吾何以觀之哉？」

#### 里仁第四

子曰：「里仁為美。擇不處仁，焉得知？」

子曰：「不仁者，不可以久處約，不可以長處樂。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」

子曰：「唯仁者，能好人，能惡人。」

子曰：「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。」

子曰：「富與貴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貧與賤，是人之所惡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

子曰：「我未見好仁者，惡不仁者。好仁者，無以尚之；惡不仁者，其為仁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？我未見力不足者。蓋有之矣，我未之見也。」

子曰：「人之過也，各於其黨。觀過，斯知仁矣。」

子曰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！」

子曰：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！」

子曰：「君子之於天下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。君子懷刑，小人懷惠。」

子曰：「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。」

子曰：「能以禮讓為國乎，何有？不能以禮讓為國，如禮何？」

子曰：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。不患莫己知，求為可知也。」

子曰：「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。」曾子曰：「唯。」子出，門人問曰：

「何謂也？」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！」

子曰：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」

子曰：「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」

子曰：「事父母幾諫，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，勞而不怨。」

子曰：「父母在，不遠遊。遊必有方。」

子曰：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」

子曰：「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：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」

子曰：「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也。」

子曰：「以約失之者，鮮矣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欲訥於言，而敏於行。」

子曰：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。」

子游曰：「事君數，斯辱矣。朋友數，斯疏矣。」

公冶長第五

子謂公冶長：「可妻也。雖在縲紲之中，非其罪也。」以其子妻之。



子謂南容：「邦有道，不廢；邦無道，免於刑戮。」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子謂子賤：「君子哉若人！魯無君子者，斯焉取斯？」

子貢問曰：「賜也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女器也。」曰：「何器也？」曰：「瑚璉也。」

或曰：「雍也，仁而不佞。」子曰：「焉用佞？禦人以口給，屢憎於人。不知其仁，焉用佞？」

子使漆雕開仕。對曰：「吾斯之未能信。」子說。

子曰：「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，從我者，其由與？」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「由也，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」

孟武伯問：「子路仁乎？」子曰：「不知也。」又問。子曰：「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治其賦也；不知其仁也。」「求也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為之宰也；不知其仁也。」「赤也何如？」子曰：「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；不知其仁也。」

子謂子貢曰：「女與回也孰愈？」對曰：「賜也何敢望回！回也聞一以知十，賜也聞一以知二。」子曰：「弗如也，吾與女弗如也。」

宰予晝寢。子曰：「朽木不可雕也，糞土之牆，不可朽也。於予與何誅！」子曰：「始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信其行。今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觀其行。於予與改是！」

子曰：「吾未見剛者！」或對曰：「申枨。」子曰：「枨也慾，焉得剛？」

子貢曰：「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，吾亦欲無加諸人。」子曰：「賜也，非爾所及也！」

子貢曰：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

子路有聞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聞。

子貢問曰：「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？」子曰：「敏而好學，不恥下問，是以謂之文也。」

子謂子產：「有君子之道四焉：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養民也惠，其使民也義。」

子曰：「晏平仲善與人交，久而敬之。」

子曰：「臧文仲居蔡，山節藻梲。何如其知也？」

子張問曰：「令尹子文，三仕為令尹，無喜色。三已之，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。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忠矣。」曰：「仁矣乎？」曰：「未知，焉得仁？」「崔子弑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違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『猶吾大夫崔子也！』違之。之一邦，則又曰：『猶吾大夫崔子也！』違之。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清矣。」曰：「仁矣乎？」曰：「未知，焉得仁？」

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，曰：「再，斯可矣！」

子曰：「甯武子，邦有道，則知；邦無道，則愚。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」

子在陳曰：「歸與！歸與！吾黨之小子狂簡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」

子曰：「伯夷、叔齊，不念舊惡，怨是用希。」

子曰：「孰謂微生高直？或乞醯焉，乞諸其鄰而與之。」

子曰：「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」

顏淵、季路侍。子曰：「盍各言爾志？」子路曰：「願車馬、衣輕裘，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」顏淵曰：「願無伐善，無施勞。」子路曰：「願聞子之志！」子曰：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」

子曰：「已矣乎！吾未見能見其過，而內自訟者也。」

子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

#### 雍也第六

子曰：「雍也，可使南面。」仲弓問子桑伯子，子曰：「可也，簡。」仲弓曰：「居敬而行簡，以臨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簡而行簡，無乃大簡乎？」子曰：「雍之言然。」

哀公問：「弟子孰為好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有顏回者好學，不遷怒，不貳過，不幸短命死矣！今也則亡，未聞好學者也。」

子華使於齊，冉子為其母請粟。子曰：「與之釜。」請益，曰：「與之庾。」冉子與之粟五秉。子曰：「赤之適齊也，乘肥馬，衣輕裘。吾聞之也：君子周急不繼富。」

原思為之宰，與之粟九百。辭。子曰：「毋！以與爾鄰里鄉黨乎！」

子謂仲弓曰：「犁牛之子，騂且角，雖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諸？」

子曰：「回也，其心三月不違仁。其餘，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」

季康子問：「仲由可使從政也與？」子曰：「由也果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」

曰：「賜也可使從政也與？」曰：「賜也達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」曰：

「求也可使從政也與？」曰：「求也藝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」

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。閔子騫曰：「善為我辭焉。如有復我者，則吾必在汶上矣。」

伯牛有疾，子問之。自牖執其手曰：「亡之，命矣夫！斯人也，而有斯疾也！斯人也，而有斯疾也！」

子曰：「賢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！」

冉求曰：「非不說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」子曰：「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廢，今女畫。」

子謂子夏曰：「女為君子儒，無為小人儒。」

子游為武城宰。子曰：「女得人焉爾乎？」曰：「有澹臺滅明者，行不由徑，非公事，未嘗至於偃之室也。」

子曰：「孟之反不伐，奔而殿，將入門，策其馬，曰：『非敢後也，馬不進也！』」

子曰：「不有祝鮀之佞，而有宋朝之美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。」

子曰：「誰能出不由戶？何莫由斯道也！」

子曰：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。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」

子曰：「人之生也直，罔之生也幸而免。」

子曰：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」

子曰：「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也。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。」

樊遲問知。子曰：「務民之義，敬鬼神而遠之，可謂知矣。」問仁。

曰：「仁者先難而後獲，可謂仁矣。」

子曰：「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。知者動，仁者靜。知者樂，仁者壽。」

子曰：「齊一變，至於魯。魯一變，至於道。」

子曰：「觚不觚，觚哉觚哉！」

宰我問曰：「仁者，雖告之曰：『井有仁焉。』其從之也？」子曰：

「何為其然也？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；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」

子見南子，子路不說。夫子矢之曰：「予所否者，天厭之！天厭之！」

子曰：「中庸之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鮮久矣。」

子貢曰：「如有博施於民，而能濟眾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」子曰：「何事於仁，必也聖乎！堯、舜其猶病諸！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

述而第七

子曰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於我老彭。」

子曰：「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？」

子曰：「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」

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

子曰：「甚矣吾衰也！久矣，吾不復夢見周公！」

子曰：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」

子曰：「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！」

子曰：「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」

子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。子於是日哭，則不歌。

子謂顏淵曰：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。唯我與爾有是夫！」子路曰：「子行三軍，則誰與？」子曰：「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。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！」

子曰：「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；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」

子之所慎：齊，戰，疾。

子在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曰：「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！」

冉有曰：「夫子為衛君乎？」子貢曰：「諾，吾將問之。」入曰：「伯夷、叔齊，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古之賢人也。」曰：「怨乎？」曰：「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」出，曰：「夫子不為也。」

子曰：「飯疏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

子曰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

子所雅言，詩、書、執禮，皆雅言也。

葉公問孔子於子路，子路不對。子曰：「女奚不曰：『其為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』云爾！」

子曰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」

子不語：怪、力、亂、神。

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

子曰：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」

子曰：「二三子以我為隱乎？吾無隱乎爾！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」

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

子曰：「聖人，吾不得而見之矣！得見君子者，斯可矣。」子曰：「善人，吾不得而見之矣！得見有恆者，斯可矣。亡而為有，虛而為盈，約而為泰，難乎有恆矣！」

子釣而不綱，弋不射宿。

子曰：「蓋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無是也。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多見而識之，知之次也。」

互鄉難與言。童子見，門人惑。子曰：「與其進也，不與其退也。唯何甚？人潔己以進，與其潔也，不保其往也！」

子曰：「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！」

陳司敗問：「昭公知禮乎？」孔子曰：「知禮。」孔子退，揖巫馬期而進之曰：「吾聞君子不黨，君子亦黨乎？君取於吳為同姓，謂之吳孟子。君而知禮，孰不知禮？」巫馬期以告。子曰：「丘也幸，苟有過，人必知之。」

子與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後和之。

子曰：「文，莫吾猶人也。躬行君子，則吾未之有得！」

子曰：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？抑為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！」公西華曰：「正唯弟子不能學也！」

子疾病，子路請禱。子曰：「有諸？」子路對曰：「有之。誅曰：『禱爾於上下神祇。』」子曰：「丘之禱久矣！」

子曰：「奢則不孫，儉則固；與其不孫也，寧固。」



子曰：「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。」

子溫而厲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

泰伯第八

子曰：「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，三以天下讓，民無得而稱焉。」

子曰：「恭而無禮則勞，慎而無禮則蕙，勇而無禮則亂，直而無禮則絞。君子篤於親，則民興於仁；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」

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：「啟予足！啟予手！《詩》云：『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』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！小子！」

曾子有疾，孟敬子問之。曾子言曰：「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：動容貌，斯遠暴慢矣；正顏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；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」

曾子曰：「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，有若無，實若虛，犯而不校。昔者吾友，嘗從事於斯矣。」

曾子曰：「可以託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臨大節而不可奪也。君子人與？君子人也！」

曾子曰：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！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！」

子曰：「興於詩，立於禮。成於樂。」

子曰：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」

子曰：「好勇疾貧，亂也。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」

子曰：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驕且吝，其餘不足觀也已！」

子曰：「三年學，不至於穀，不易得也。」

子曰：「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；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也。」

子曰：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」

子曰：「師摯之始，關雎之亂，洋洋乎，盈耳哉！」

子曰：「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，慳慳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！」

子曰：「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！」

子曰：「巍巍乎，舜、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與焉。」

子曰：「大哉，堯之為君也！巍巍乎，唯天為大，唯堯則之！蕩蕩乎，民無能名焉！巍巍乎，其有成功也！煥乎，其有文章！」

舜有臣五人，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「予有亂臣十人。」孔子曰：「『才難』，不其然乎？唐、虞之際，於斯為盛。有婦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周之德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！」

子曰：「禹，吾無間然矣！菲飲食，而致孝乎鬼神；惡衣服，而致美乎黻冕；卑宮室，而盡力乎溝洫。禹，吾無間然矣！」

## 子罕第九

子罕言利，與命，與仁。

達巷黨人曰：「大哉孔子！博學而無所成名。」子聞之，謂門弟子曰：「吾何執？執御乎？執射乎？吾執御矣！」

子曰：「麻冕，禮也，今也純，儉，吾從眾。拜下，禮也，今拜乎上，泰也。雖違眾，吾從下。」

子絕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

子畏於匡。曰：「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，不得與於斯文也。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

大宰問於子貢曰：「夫子聖者與？何其多能也？」子貢曰：「固天縱之將聖，又多能也。」子聞之曰：「大宰知我乎？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！」牢曰：「子云：『吾不試，故藝』。」

子曰：「吾有知乎哉？無知也。有鄙夫問於我，空空如也，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。」

子曰：「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！」

子見齊衰者，冕衣裳者，與瞽者，見之，雖少必作，過之必趨。

顏淵喟然歎曰：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！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：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。欲罷不能，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爾。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！」

子疾病，子路使門人為臣。病間，曰：「久矣哉！由之行詐也，無臣而為有臣。吾誰欺？欺天乎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，無甯死於二三子之手乎！且予縱不得大葬，予死於道路乎？」

子貢曰：「有美玉於斯，韞匱而藏諸？求善賈而沽諸？」子曰：「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賈者也！」

子欲居九夷。或曰：「陋，如之何？」子曰：「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」

子曰：「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」

子曰：「出則事公卿，入則事父兄，喪事不敢不勉，不為酒困，何有於我哉？」

子在川上曰：「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晝夜。」

子曰：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」

子曰：「譬如為山，未成一簣，止，吾止也！譬如平地，雖覆一簣，進，吾往也！」

子曰：「語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與！」

子謂顏淵，曰：「惜乎！吾見其進也，未見其止也！」

子曰：「苗而不秀者有矣夫！秀而不實者，有矣夫！」

子曰：「後生可畏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！」

子曰：「法語之言，能無從乎！改之為貴。巽與之言，能無說乎？繹之為貴。說而不繹，從而不改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！」

子曰：「主忠信，毋友不如己者，過則勿憚改。」

子曰：「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。」

子曰：「衣敝緼袍，與衣狐貉者立，而不恥者，其由也與！『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？』」子路終身誦之。子曰：「是道也，何足以臧？」

子曰：「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。」

子曰：「知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」

子曰：「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；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；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」

「唐棣之華，偏其反而；豈不爾思？室是遠而。」子曰：「未之思也，夫何遠之有？」

#### 鄉黨第十

孔子於鄉黨，恂恂如也，似不能言者。其在宗廟朝廷，便便言，唯謹爾。

朝與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；與上大夫言，誾誾如也。君在，蹀蹀如也，與與如也。

君召使擯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，揖所與立，左右手，衣前後，襜如也。趨進，翼如也。賓退，必復命，曰：「賓不顧矣。」

入公門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容。立不中門，行不履闕。過位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，其言似不足者。攝齊升堂，鞠躬如也，屏氣似不息者。出降一等，逞顏色，怡怡如也，沒階趨進，翼如也。復其位，蹀蹀如也。

執圭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勝。上如揖，下如授。勃如戰色，足躩躩如有循。享禮，有容色。私覲，愉愉如也。

君子不以紺緞飾，紅紫不以為褻服。當暑，袵絺綌，必表而出之。緇衣羔裘，素衣麕裘，黃衣狐裘。褻裘長，短右袂。必有寢衣，長一身有半。狐貉之厚以居。去喪，無所不佩。非帷裳，必殺之。羔裘玄冠，不以弔。吉月，必朝服而朝。

齊，必有明衣，布。齊必變食，居必遷坐。

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，食饁而餲，魚餒而肉敗，不食。色惡不食，臭惡不食。失飪不食，不時不食，割不正不食，不得其醬不食。肉雖多，不使勝食氣。唯酒無量，不及亂。沽酒市脯不食。不撤薑食，不多食。祭於公，不宿肉。祭肉不出三日，出三日，不食之矣。食不語，寢不言。雖蔬食菜羹瓜祭。必齊如也。

席不正不坐。

鄉人飲酒，杖者出，斯出矣。鄉人儺，朝服而立於阼階。

問人於他邦，再拜而送之。康子饋藥，拜而受之，曰：「丘未達，不敢嘗。」

廋焚。子退朝，曰：「傷人乎？」不問馬。

君賜食，必正席先嘗之。君賜腥，必熟而薦之。君賜生，必畜之，侍食於君，君祭，先飯。疾，君視之，東首，加朝服拖紳，君命召，不俟駕行矣。

入大廟，每事問。

朋友死，無所歸，曰：「於我殯。」朋友之饋，雖車馬，非祭肉，不拜。

寢不尸，居不容。見齊衰者，雖狎必變。見冕者與瞽者，雖褻必以貌。凶服者式之，式負版者。有盛饌，必變色而作。迅雷、風烈，必變。升車，必正立，執綏。車中不內顧，不疾言，不親指。

色斯舉矣，翔而後集。曰：「山梁雌雉，時哉時哉！」子路共之，三嗅而作。

#### 先進第十一

子曰：「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。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。」

子曰：「從我於陳、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」

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語：宰我、子貢。政事：冉有、季路。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

子曰：「回也，非助我者也！於吾言，無所不說。」

子曰：「孝哉閔子騫！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。」

南容三復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季康子問：「弟子孰為好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有顏回者好學，不幸短命死矣！今也則亡。」

顏淵死，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。子曰：「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鯉也死，有棺而無椁。吾不徒行以為之椁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也。」

顏淵死。子曰：「噫！天喪予！天喪予！」

顏淵死，子哭之慟。從者曰：「子慟矣！」曰：「有慟乎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？」

顏淵死，門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「不可！」門人厚葬之。子曰：「回也，視予猶父也，予不得視猶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」

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：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」曰：「敢問死？」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

閔子侍側，閔閔如也；子路，行行如也；冉有、子貢，侃侃如也。子樂。「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」

魯人為長府。閔子騫曰：「仍舊貫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！」子曰：「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」

子曰：「由之瑟，奚為於丘之門？」門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「由也升堂矣，未入於室也！」

子貢問：「師與商也孰賢？」子曰：「師也過，商也不及。」曰：「然則師愈與？」子曰：「過猶不及。」

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。子曰：「非吾徒也，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！」



柴也愚，參也魯，師也辟，由也嘖。

子曰：「回也其庶乎！屢空。賜不受命而貨殖焉，億則屢中。」

子張問善人之道。子曰：「不踐迹，亦不入於室。」

子曰：「論篤是與，君子者乎？色莊者乎？」

子路問：「聞斯行諸？」子曰：「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！」

冉有問：「聞斯行諸？」子曰：「聞斯行之！」公西華曰：「由也問

『聞斯行諸』，子曰『有父兄在』；求也問『聞斯行諸』，子曰『聞斯行之』。赤也惑，敢問？」子曰：「求也退，故進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」

子畏於匡，顏淵後。子曰：「吾以女為死矣！」曰：「子在，回何敢死？」

季子然問：「仲由、冉求，可謂大臣與？」子曰：「吾以子為異之問，曾由與求之問？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今由與求也，可謂具臣矣。」曰：「然則從之者與？」子曰：「弑父與君，亦不從也。」

子路使子羔為費宰。子曰：「賊夫人之子！」子路曰：「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為學？」子曰：「是故惡夫佞者。」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。子曰：「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。居則曰：『不吾知也！』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」子路率爾而對曰：「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，由也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」夫子哂之。「求，爾何如？」

對曰：「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；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」「赤，爾何如？」對曰：「非曰能之，願學焉！宗廟之事，如會同，端章甫，願為小相焉。」「點，爾何如？」鼓瑟希，鏗爾，舍瑟而作；對曰：「異乎三子者之撰。」子曰：「何傷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」曰：「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；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。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」夫子喟然歎曰：「吾與點也！」三子者出，曾皙後。曾皙曰：「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」子曰：「亦各言其志也已矣！」曰：「夫子何哂由也？」曰：「為國以禮，其言不讓，是故哂之。」「唯求則非邦也與？」「安見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者？」「唯赤則非邦也與？」「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？赤也為之小，孰能為之大！」

## 顏淵第十二

顏淵問仁。子曰：「克己復禮為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」顏淵曰：「請問其目？」子曰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顏淵曰：「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！」

仲弓問仁。子曰：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」仲弓曰：「雍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！」

司馬牛問仁。子曰：「仁者，其言也訥。」曰：「其言也訥，斯謂之仁已乎？」子曰：「為之難，言之得無訥乎？」

司馬牛問君子。子曰：「君子不憂不懼。」曰：「不憂不懼，斯謂之君子已乎？」子曰：「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！」

司馬牛憂曰：「人皆有兄弟，我獨亡！」子夏曰：「商聞之矣：『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』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？」

子張問明。子曰：「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明也已矣。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遠也已矣。」

子貢問政。子曰：「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」子貢曰：「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？」曰：「去兵。」子貢曰：「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？」曰：「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」

棘子成曰：「君子質而已矣，何以文為？」子貢曰：「惜乎，夫子之說君子也，駟不及舌！文猶質也，質猶文也。虎豹之鞞，猶犬羊之鞞？」

哀公問於有若曰：「年饑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」有若對曰：「盍徹乎？」曰：「二，吾猶不足，如之何其徹也？」對曰：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」

子張問崇德，辨惑。子曰：「主忠信，徙義，崇德也。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；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！」

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公曰：「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？」

子曰：「片言可以折獄者，其由也與！」子路無宿諾。

子曰：「聽訟，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！」

子張問政。子曰：「居之無倦，行之以忠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；小人反是。」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政者正也，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？」

季康子患盜，問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！」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：「如殺無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」孔子對曰：

「子為政，焉用殺？子欲善，而民善矣！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；草上之風，必偃。」

子張問：「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？」子曰：「何哉，爾所謂達者？」

子張對曰：「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」子曰：「是聞也，非達也。夫

達也者：質直而好義，察言而觀色，慮以下人，在邦必達，在家必達。

夫聞也者：色取仁而行違，居之不疑。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」

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，曰：「敢問崇德、脩慝、辨惑。」子曰：「善

哉問！先事後得，非崇德與？攻其惡，無攻人之惡，非脩慝與？一朝

之忿，忘其身以及其親，非惑與？」

樊遲問仁。子曰：「愛人。」問知。子曰：「知人。」樊遲未達。子

曰：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」樊遲退，見子夏曰：「鄉也，吾

見於夫子而問知。子曰：『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』，何謂也？」

子夏曰：「富哉言乎！舜有天下，選於眾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；湯有天下，選於眾，舉伊尹，不仁者遠矣。」

子貢問友。子曰：「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則止，無自辱焉。」

曾子曰：「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」

### 子路第十三

子路問政。子曰：「先之，勞之。」請益。曰：「無倦。」

仲弓為季氏宰，問政。子曰：「先有司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」曰：「焉知賢才而舉之？」曰：「舉爾所知。爾所不知，人其舍諸？」

子路曰：「衛君待子而為政，子將奚先？」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！」

子路曰：「有是哉，子之迂也。奚其正？」子曰：「野哉，由也！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；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；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！」

樊遲請學稼。子曰：「吾不如老農。」請學為圃。曰：「吾不如老圃。」

樊遲出，子曰：「小人哉，樊須也！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；上好義，則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則四方之民，襁負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？」

子曰：「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；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。雖多，亦奚以為？」

子曰：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」

子曰：「魯、衛之政，兄弟也。」

子謂衛公子荆：「善居室。始有，曰：『苟合矣。』少有，曰：『苟完矣。』富有，曰：『苟美矣。』」

子適衛，冉有僕。子曰：「庶矣哉！」冉有曰：「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」曰：「富之。」曰：「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」曰：「教之。」

子曰：「苟有用我者。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」

子曰：「『善人為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』誠哉是言也！」

子曰：「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後仁。」

子曰：「苟正其身矣，於從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」

冉子退朝。子曰：「何晏也？」對曰：「有政。」子曰：「其事也！如有政，雖不吾以；吾其與聞之！」

定公問：「一言而可以興邦，有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！人之言曰：『為君難，為臣不易。』如知為君之難也，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？」曰：「一言而喪邦，有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！人之言曰：『予無樂乎為君，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』如其善而莫之違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而莫之違也，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？」

葉公問政。子曰：「近者說，遠者來。」

子夏為莒父宰，問政。子曰：「無欲速，無見小利；欲速則不達；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」

葉公語孔子曰：「吾黨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。」孔子曰：「吾黨之直者異於是，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」

樊遲問仁。子曰：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。雖之夷狄，不可棄也。」

子貢問曰：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」子曰：「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」曰：「敢問其次？」曰：「宗族稱孝焉，鄉黨稱弟焉。」曰：「敢問其次？」曰：「言必信，行必果；硜硜然，小人哉！抑亦可以為次矣。」曰：「今之從政者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噫！斗筲之人，何足算也！」

子曰：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為也。」

子曰：「南人有言曰：『人而無恆，不可以作巫醫。』善夫！『不恆其德，或承之羞。』子曰：「不占而已矣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」

子貢問曰：「鄉人皆好之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未可也。」「鄉人皆惡之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未可也。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易事而難說也：說之不以道，不說也；及其使人也，器之。小人難事而易說也。說之雖不以道，說也；及其使人也，求備焉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泰而不驕；小人驕而不泰。」

子曰：「剛毅木訥，近仁。」

子路問曰：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」子曰：「切切偲偲、怡怡如也，可謂士矣。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。」

子曰：「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」

子曰：「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」

#### 憲問第十四

憲問恥。子曰：「邦有道穀，邦無道穀，恥也。」「克、伐、怨、欲，不行焉，可以為仁矣？」子曰：「可以為難矣，仁則吾不知也。」

子曰：「士而懷居，不足以為士矣！」

子曰：「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無道，危行言孫。」

子曰：「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」

南宮适問於孔子曰：「羿善射，奭盪舟，俱不得其死然。禹、稷躬稼，而有天下。」夫子不答。南宮适出，子曰：「君子哉若人！尚德哉若人！」

子曰：「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！未有小人而仁者也！」

子曰：「愛之，能勿勞乎？忠焉，能勿誨乎？」

子曰：「為命，裨諶草創之，世叔討論之，行人子羽脩飾之，東里子產潤色之。」



或問子產。子曰：「惠人也。」問子西。曰：「彼哉彼哉！」問管仲。曰：「人也，奪伯氏駢邑三百，飯疏食，沒齒，無怨言。」

子曰：「貧而無怨，難；富而無驕，易。」

子曰：「孟公綽，為趙、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為滕、薛大夫。」

子路問成人。子曰：「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綽之不欲，卞莊子之勇，冉求之藝，文之以禮樂，亦可以為成人矣！」曰：「今之成人者，何必然？見利思義，見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為成人矣！」

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，曰：「信乎？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？」公明賈對曰：「以告者過也！夫子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；樂然後笑，人不厭其笑；義然後取，人不厭其取。」子曰：「其然！豈其然乎？」

子曰：「臧武仲以防，求為後於魯，雖曰不要君，吾不信也。」

子曰：「晉文公譎而不正，齊桓公正而不譎。」

子路曰：「桓公殺公子糾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。曰：未仁乎？」子曰：「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！如其仁！」

子貢曰：「管仲非仁者與？桓公殺公子糾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」子曰：「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賜；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！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，自經於溝瀆，而莫之知也！」

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，與文子同升諸公。子聞之曰：「可以為文矣！」

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。康子曰：「夫如是，奚而不喪？」孔子曰：「仲叔圉治賓客，祝鮀治宗廟，王孫賈治軍旅。夫如是，奚其喪？」

子曰：「其言之不怍，則為之也難！」

陳成子弑簡公。孔子沐浴而朝，告於哀公曰：「陳恆弑其君，請討之。」公曰：「告夫三子。」孔子曰：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！君曰『告夫三子』者！」之三子告，不可。孔子曰：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！」

子路問事君。子曰：「勿欺也，而犯之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上達，小人下達。」

子曰：「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。」

蘧伯玉使人於孔子，孔子與之坐而問焉，曰：「夫子何為？」對曰：「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。」使者出。子曰：「使乎！使乎！」

子曰：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」曾子曰：「君子思不出其位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道者三，我無能焉：仁者不憂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。」

子貢曰：「夫子自道也！」

子貢方人。子曰：「賜也，賢乎哉？夫我則不暇！」

子曰：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」

子曰：「不逆詐，不億不信。抑亦先覺者，是賢乎！」

微生畝謂孔子曰：「丘，何為是栖栖者與？無乃為佞乎？」孔子曰：「非敢為佞也，疾固也。」

子曰：「驥不稱其力，稱其德也。」

或曰：「以德報怨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何以報德？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」

子曰：「莫我知也夫！」子貢曰：「何為其莫知子也？」子曰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。下學而上達，知我者，其天乎！」

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，子服景伯以告，曰：「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，吾力猶能肆諸市朝。」子曰：「道之將行也與，命也；道之將廢也與，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？」

子曰：「賢者辟世，其次辟地，其次辟色，其次辟言。」子曰：「作者七人矣。」

子路宿於石門。晨門曰：「奚自？」子路曰：「自孔氏。」曰：「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？」

子擊磬於衛。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，曰：「有心哉，擊磬乎！」既而曰：「鄙哉，硜硜乎！莫己知也，斯已而已矣！『深則厲，淺則揭。』」

子曰：「果哉！末之難矣！」

子張曰：「《書》云：『高宗諒陰，三年不言。』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。君薨，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，三年。」

子曰：「上好禮，則民易使也。」

子路問君子。子曰：「脩己以敬。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曰：「脩己以安人。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曰：「脩己以安百姓。脩己以安百姓，堯、舜其猶病諸！」

原壤夷俟。子曰：「幼而不孫弟，長而無述焉，老而不死，是為賊。」以杖叩其脛。

闕黨童子將命。或問之曰：「益者與？」子曰：「吾見其居於位也，見其與先生並行也，非求益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」

#### 衛靈公第十五

衛靈公問陳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矣；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」明日遂行。在陳絕糧。從者病，莫能興。子路慍見曰：「君子亦有窮乎？」子曰：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

子曰：「賜也，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？」對曰：「然，非與？」曰：「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」

子曰：「由，知德者鮮矣！」

子曰：「無為而治者，其舜也與！夫何為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」

子張問行。子曰：「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行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，雖州里行乎哉？立，則見其參於前也；在輿，則見其倚於衡也。夫然後行。」子張書諸紳。

子曰：「直哉史魚！邦有道，如矢；邦無道，如矢。」君子哉蘧伯玉！邦有道，則仕；邦無道，則可卷而懷之。」

子曰：「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；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」

子曰：「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」

子貢問為仁。子曰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賢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」

顏淵問為邦。子曰：「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。放鄭聲，遠佞人。鄭聲淫，佞人殆。」

子曰：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」

子曰：「已矣乎！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！」

子曰：「臧文仲，其竊位者與！知柳下惠之賢，而不與立也。」

子曰：「躬自厚，而薄責於人，則遠怨矣！」

子曰：「不曰『如之何，如之何』者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！」

子曰：「群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好行小慧，難矣哉！」

子曰：「君子義以為質，禮以行之，孫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！」

子曰：「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矜而不爭，群而不黨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不以言舉人，不以人廢言。」

子貢問曰：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」子曰：「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

子曰：「吾之於人也，誰毀誰譽？如有所譽者，其有所試矣。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」

子曰：「吾猶及史之闕文也，有馬者，借人乘之，今亡矣夫！」

子曰：「巧言亂德，小不忍，則亂大謀。」

子曰：「眾惡之，必察焉；眾好之，必察焉。」

子曰：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」

子曰：「過而不改，是謂過矣！」

子曰：「吾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；無益，不如學也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謀道不謀食。耕也，餒在其中矣；學也，祿在其中矣。君子憂道不憂貧。」

子曰：「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雖得之，必失之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不莊以涖之，則民不敬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莊以涖之，動之不以禮，未善也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不可小知，而可大受也；小人不可大受，而可小知也。」

子曰：「民之於仁也，甚於水火。水火，吾見蹈而死者矣，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。」

子曰：「當仁不讓於師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貞而不諒。」

子曰：「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。」

子曰：「有教無類。」

子曰：「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。」

子曰：「辭，達而已矣！」

師冕見。及階，子曰：「階也。」及席，子曰：「席也。」皆坐，子告之曰：「某在斯，某在斯。」師冕出，子張問曰：「與師言之道與？」

子曰：「然，固相師之道也。」

#### 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將伐顓臾。冉有、季路見於孔子曰：「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」孔子曰：「求！無乃爾是過與？夫顓臾，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。何以伐為？」冉有曰：「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」孔子曰：「求！周任有言曰：『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』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相矣？且爾言過矣！虎兕出於柙，龜玉毀於櫝中，是誰之過與？」冉有曰：「今夫顓臾，固而近於費；今不取，後世必為子孫憂。」孔子曰：「求！君子疾夫舍曰欲之，而必為之辭。丘也，聞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。夫如是，故遠人不服，則修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，則安之。今由與求也，相夫子，遠人不服而不

能來也；邦分崩離析，而不能守也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。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顛輿，而在蕭牆之內也！」

孔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自諸侯出，蓋十世希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；陪臣執國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天下有道，則政不在大夫。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。」

孔子曰：「祿之去公室，五世矣；政逮於大夫，四世矣。故夫三桓之子孫，微矣。」

孔子曰：「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：友直，友諒，友多聞，益矣；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損矣。」

孔子曰：「益者三樂，損者三樂：樂節禮樂，樂道人之善，樂多賢友，益矣；樂驕樂，樂佚遊，樂宴樂，損矣。」

孔子曰：「侍於君子有三愆：言未及之而言，謂之躁；言及之而不言，謂之隱；未見顏色而言，謂之瞽。」

孔子曰：「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時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鬥；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」

孔子曰：「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聖人之言。」

孔子曰：「生而知之者，上也；學而知之者，次也；困而學之，又其次也；困而不學，民斯為下矣！」



孔子曰：「君子有九思：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」

孔子曰：「『見善如不及，見不善如探湯。』吾見其人矣，吾聞其語矣！『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。』吾聞其語矣，未見其人也！」

「齊景公有馬千駟，死之日，民無德而稱焉。伯夷、叔齊餓於首陽之下，民到于今稱之。『誠不以富，亦祇以異。』其斯之謂與？」

陳亢問於伯魚曰：「子亦有異聞乎？」對曰：「未也。嘗獨立，鯉趨而過庭。曰：『學詩乎？』對曰：『未也。』『不學詩，無以言！』鯉退而學詩。他日，又獨立，鯉趨而過庭。曰：『學禮乎？』對曰：『未也。』『不學禮，無以立！』鯉退而學禮。聞斯二者。」陳亢退而喜曰：「問一得三：聞詩，聞禮，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。」

邦君之妻，君稱之曰「夫人」，夫人自稱曰「小童」。邦人稱之曰「君夫人」，稱諸異邦曰「寡小君」。異邦人稱之，亦曰「君夫人」。

### 陽貨第十七

陽貨欲見孔子，孔子不見，歸孔子豚。孔子時其亡也，而往拜之，遇諸塗。謂孔子曰：「來，予與爾言。」曰：「懷其寶而迷其邦，可謂仁乎？」曰：「不可。」「好從事而亟失時，可謂知乎？」曰：「不可。」「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！」孔子曰：「諾，吾將仕矣。」

子曰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

子曰：「唯上知與下愚不移。」

子之武城，聞弦歌之聲，夫子莞爾而笑曰：「割雞焉用牛刀？」子游對曰：「昔者，偃也聞諸夫子曰：『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』」子曰：「二三子！偃之言是也，前言戲之耳！」

公山弗擾以費畔，召，子欲往。子路不說，曰：「末之也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。」子曰：「夫召我者，而豈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！」

子張問仁於孔子。孔子曰：「能行五者於天下，為仁矣。」「請問之？」曰：「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則不侮，寬則得眾，信則人任焉，敏則有功，惠則足以使人。」

佛肸召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：「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：『親於其身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』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如之何？」子曰：「然，有是言也。不曰堅乎？磨而不磷。不曰白乎？涅而不緇。吾豈匏瓜也哉？焉能繫而不食！」

子曰：「由也，女聞六言六蔽矣乎？」對曰：「未也。」「居！吾語女：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；好知不好學，其蔽也蕩；好信不好學，其蔽也賊；好直不好學，其蔽也絞；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；好剛不好學，其蔽也狂。」

子曰：「小子！何莫學夫詩？詩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；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；多識於鳥、獸、草、木之名。」

子謂伯魚曰：「女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！」

子曰：「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？樂云樂云，鐘鼓云乎哉？」

子曰：「色厲而內荏，譬諸小人，其猶穿窬之盜也與！」

子曰：「鄉原，德之賊也！」

子曰：「道聽而塗說，德之棄也！」

子曰：「鄙夫！可與事君也與哉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無所不至矣！」

子曰：「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蕩；古之矜也廉，今之矜也忿戾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詐而已矣。」

子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

子曰：「惡紫之奪朱也，惡鄭聲之亂雅樂也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」

子曰：「予欲無言！」子貢曰：「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？」子曰：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」

孺悲欲見孔子，孔子辭以疾。將命者出戶，取瑟而歌，使之聞之。

宰我問：「三年之喪，期已久矣！君子三年不為禮，禮必壞；三年不為樂，樂必崩。舊穀既沒，新穀既升，鑽燧改火，期可已矣。」子曰：

「食夫稻，衣夫錦，於女安乎？」曰：「安！」「女安，則為之！夫君子之居喪，食旨不甘，聞樂不樂，居處不安，故不為也。今女安，則為之！」宰我出。子曰：「予之不仁也，子生三年，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夫三年之喪，天下之通喪也。予也，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？」

子曰：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難矣哉！不有博弈者乎？為之，猶賢乎已！」

子路曰：「君子尚勇乎？」子曰：「君子義以為上。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，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。」

子貢曰：「君子亦有惡乎？」子曰：「有惡，惡稱人之惡者，惡居下流而訕上者，惡勇而無禮者，惡果敢而窒者。」曰：「賜也亦有惡乎？」  
「惡徼以為知者，惡不孫以為勇者，惡訐以為直者。」

子曰：「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！近之則不孫，遠之則怨。」

子曰：「年四十而見惡焉，其終也已！」

#### 微子第十八

微子去之，箕子為之奴，比干諫而死。孔子曰：「殷有三仁焉！」

柳下惠為士師，三黜。人曰：「子未可以去乎？」曰：「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」

齊景公待孔子，曰：「若季氏則吾不能，以季、孟之閒待之。」曰：「吾老矣。不能用也。」孔子行。

齊人歸女樂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。孔子行。

楚狂接輿，歌而過孔子，曰：「鳳兮！鳳兮！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已而！已而！今之從政者殆而！」孔子下，欲與之言。趨而辟之，不得與之言。

長沮、桀溺耦而耕。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。長沮曰：「夫執輿者為誰？」子路曰：「為孔丘。」曰：「是魯孔丘與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曰：「是知津矣！」問於桀溺，桀溺曰：「子為誰？」曰：「為仲由。」曰：「是魯孔丘之徒與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，而誰以易之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，豈若從辟世之士哉？」耰而不輟。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憮然曰：「鳥獸不可與同群！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」

子路從而後，遇丈人，以杖荷蓑。子路問曰：「子見夫子乎？」丈人曰：「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為夫子？」植其杖而芸。子路拱而立。止子路宿，殺雞為黍而食之，見其二子焉。明日，子路行以告。子曰：「隱者也。」使子路反見之。至，則行矣。子路曰：「不仕無義。長幼之節，不可廢也；君臣之義，如之何其廢之？欲潔其身，而亂大倫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！」

逸民：伯夷、叔齊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張、柳下惠、少連。子曰：「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齊與！」謂柳下惠、少連：「降志辱身矣，言中倫，行中慮。其斯而已矣！」謂虞仲、夷逸：「隱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廢中權。」「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。」

大師摯適齊，亞飯干適楚，三飯繚適蔡，四飯缺適秦，鼓方叔入於河，播鼗武入於漢，少師陽、擊磬襄入於海。

周公謂魯公曰：「君子不施其親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故舊無大故，則不棄也，無求備於一人。」

周有八士：伯達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隨、季騏。

### 子張第十九

子張曰：「士見危致命，見得思義，祭思敬，喪思哀，其可已矣。」

子張曰：「執德不弘，信道不篤，焉能為有？焉能為亡？」

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。子張曰：「子夏云何？」對曰：「子夏曰：『可者與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』」子張曰：「異乎吾所聞：『君子尊賢而容眾，嘉善而矜不能。』我之大賢與，於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賢與，人將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」

子夏曰：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，致遠恐泥，是以君子不為也。」

子夏曰：「日知其所亡，月無忘其所能，可謂好學也已矣！」

子夏曰：「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」

子夏曰：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學以致其道。」

子夏曰：「小人之過也必文。」

子夏曰：「君子有三變：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。」

子夏曰：「君子信而後勞其民；未信，則以為厲己也。信而後諫；未信，則以為謗己也。」

子夏曰：「大德不踰閑，小德出入可也。」

子游曰：「子夏之門人小子，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，抑末也；本之則無，如之何？」子夏聞之曰：「噫！言游過矣！君子之道，孰先傳

焉？孰後倦焉？譬諸草木，區以別矣。君子之道，焉可誣也？有始有卒者，其惟聖人乎！」

子夏曰：「仕而優則學，學而優則仕。」

子游曰：「喪致乎哀而止。」

子游曰：「吾友張也，為難能也，然而未仁。」

曾子曰：「堂堂乎張也！難與並為仁矣。」

曾子曰：「吾聞諸夫子：『人未有自致者也，必也親喪乎？』」

曾子曰：「吾聞諸夫子：『孟莊子之孝也，其他可能也，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，是難能也。』」

孟氏使陽膚為士師，問於曾子。曾子曰：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！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。」

子貢曰：「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」

子貢曰：「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過也，人皆見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」

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：「仲尼焉學？」子貢曰：「文、武之道，未墜於地，在人。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，莫不有文、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學，而亦何常師之有？」

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，曰：「子貢賢於仲尼。」子服景伯以告子貢。子貢曰：「譬之宮牆：賜之牆也及肩，窺見室家之好；夫子之牆數仞，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。得其門者或寡矣！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？」

叔孫武叔毀仲尼。子貢曰：「無以為也！仲尼不可毀也。他人之賢者，丘陵也，猶可踰也；仲尼，日月也，無得而踰焉。人雖欲自絕，其何傷於日月乎？多見其不知量也！」

陳子禽謂子貢曰：「子為恭也，仲尼豈賢於子乎？」子貢曰：「君子一言以為知，一言以為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！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謂『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綏之斯來，動之斯和。其生也榮，其死也哀』。如之何其可及也？」

## 堯曰第二十

堯曰：「咨！爾舜！天之曆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！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」舜亦以命禹。曰：「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敢昭告于皇皇后帝：有罪不敢赦，帝臣不蔽，簡在帝心！朕躬有罪，無以萬方；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」「周有大賚，善人是富。」「雖有周親，不如仁人；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。」謹權量，審法度，修廢官，四方之政行焉。興滅國，繼絕世，舉逸民，天下之民歸心焉。所重民、食、喪、祭。寬則得眾，信則民任焉。敏則有功，公則說。

子張問於孔子曰：「何如斯可以從政矣？」子曰：「尊五美，屏四惡，斯可以從政矣。」子張曰：「何謂五美？」子曰：「君子惠而不費，



勞而不怨，欲而不貪，泰而不驕，威而不猛。」子張曰：「何謂惠而不費？」子曰：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費乎？擇可勞而勞之，又誰怨？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貪？君子無眾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驕乎？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」子張曰：「何謂四惡？」子曰：「不教而殺謂之虐；不戒視成謂之暴；慢令致期謂之賊；猶之與人也，出納之吝，謂之有司。」

子曰：「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也；不知禮，無以立也；不知言，無以知人也。」